

8月5日,高铁广州南站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南京客人——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退休老专家、86岁高龄的黄璧坤女士。黄璧坤此行,是乘高铁从广州经武汉返回南京。广州至武汉段铁路的渊源,可追溯到一百年前的粤汉铁路。当初,正是黄璧坤的父亲黄嵩龄担任协理修通了该铁路广州至韶关段。黄璧坤的父亲黄嵩龄,一生历经晚清民国,在政界和实业界颇有作为。更传奇的是,他将十个儿女全部培养成才,其中几位还是中国近现代诸多历史大事件的亲身参与者。8月3日上午在广州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开幕的“敦家风 济国运——黄嵩龄家族百年历史展”,清晰再现了这个家族百年以来的风貌。

现代快报/ZAKER南京记者 白雁 文/摄 老照片由黄嵩龄外孙郭彬先生提供

“黄嵩龄家族百年历史展”广州首展,南京亲友团赴广州讲述家族故事

“公车举子”黄嵩龄

十个儿女都是高颜值学霸



黄嵩龄之女黄璧坤(坐者)、黄嵩龄长曾孙黄坚(左一)参观“敦家风 济国运——黄嵩龄家族百年历史展”

1917年拍摄的黄嵩龄全家福,此时,最小的几个孩子还未出生

黄嵩龄是谁? 他是康有为的弟子,公车上书的举子

黄嵩龄是广东台山人。他的一生,历经晚清、北洋、国民政府,他本人也有多个身份:康有为的学生、公车上书的举子、清政府的三品大员、北洋政府交通部的官员、粤汉铁路的建造者、广东省议会的议长……每一个身份都堪称显赫。

1894年,23岁的黄嵩龄入读广州万木草堂书院,这里是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“大本营”。在万木草堂求学期间,他参加广东乡试中举人。随后,为了筹措到北京参加会试的费用,又前往南洋谋生。

1895年春,黄嵩龄到北京参加会试。在等待会试期间,发生

了一件举国震惊的事情——1895年4月,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《马关条约》。黄嵩龄与师兄梁启超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千名举子联名上书清廷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公车上书”。

在维新失败后,黄嵩龄并没有灰心。1902年,他以广东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京师大学堂(北京大学曾用名),在就读期间,考取内阁中书。

1906年,他上万言书给宪政编查馆,请改革官制,变法图强,并提议设交通部、农工商部。不久,清廷采纳他的提议,成立负责交通事务的邮传部。

他进入仕途后,曾在广东大

力推行禁赌、禁毒等社会改良政策,但因军阀干预,他的政治主张根本无法实现。

他在交通部任职期间,与同事詹天佑一起,为中国近代的铁路事业贡献了力量。1914年,黄嵩龄担任粤汉铁路协理,在兵灾水患严重、洋人多方干涉的情况下,利用三年时间修通了该铁路广州至韶关段。

黄嵩龄是个极具家国情怀的人,然而生逢乱世,他的抱负难以实现,晚年又遭遇日寇侵华,身体和精神都遭受极大创伤。

1944年12月25日,壮志未酬的黄嵩龄在悲愤和抑郁中过世。

老照片见证,十儿女都是高颜值学霸

据展览方介绍,“敦家风 济国运——黄嵩龄家族百年历史展”共展出150多张珍贵图片、18件(套)文物,比较清晰地再现了黄嵩龄家族一百年来

的风貌。在展览现场,有一张全家福照片格外引人注目。这张照片上共有11个人,个个都是高颜值,女的端庄大方,男的英姿飒爽。黄璧坤介绍说,“这张照片是1917年拍摄的,照片正中间,是我的父亲黄嵩龄和她的第一位夫人朱镜蓉。后排从左到右依次为:二哥黄建勋、二嫂伍智梅、三姐黄式坤、大嫂邝警魂、大哥黄谦益。前排从左到右依次为:七姐黄毓坤、九哥黄谦仪、十哥黄伯飞、六哥黄震廷。”

黄璧坤是黄嵩龄和第二位夫人朱霁容所生,“我妈妈生了三个孩子,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,共有十三个。长大成人的有十位。父亲一生信奉经世致用的价值观。所谓经世致用,就是关注社会现实,直面社会矛盾,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,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。这一价值观也是他教育我们兄弟姐妹的准则,即使在家庭经济最拮据的时候,他也坚持培养我们读书。我们十个,有五人留学海外,有五人毕业于国内的大学。分别从事政治、水利、医学、军事、教育、工业、音乐、文学等领域的工作。”

黄嵩龄的外孙、江苏省政协委员、三江学院院长助理、高职院和继教院院长郭彬表示,如今,黄嵩龄家族的后人已经延续到了第六代,分布海内外,“无论身在何地,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:希望祖国繁荣富强。这是我们这个家族的中国梦,一百年来没有改变。”

坦福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。抗战期间,黄谦益担任盟军陆军的联络顾问,制订战略方案。抗战胜利后,他还荣获美国总统二战“自由勋章”。

黄璧坤的二哥黄建勋,毕业于清华大学,后留学美国伊利诺斯大学。他曾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和大元帅府金库库长、大本营盐务署署长。1925年,他陪同孙中山北上,孙中山弥留之际,他与妻子伍智梅一直陪伴左右。伍智梅是辛亥烈士伍汉持的女儿,抗战期间与宋庆龄、何香凝等人创办妇女儿童福利会,堪称“女界先锋”。

黄璧坤的三姐黄式坤,早年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留学,影响了一批青年女性。她的丈夫,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建人之一袁振英。

“我的六哥黄震廷,先后任李宗仁、李济深秘书;十哥黄伯飞,是耶鲁大学教授,中美建交初期,曾担任中美文化交流大使。我们其余几个兄弟姐妹,比不上这几位哥哥姐姐这么优秀,但都做到父亲要求的‘自创自立’。”

黄嵩龄的外孙、江苏省政协委员、三江学院院长助理、高职院和继教院院长郭彬表示,如今,黄嵩龄家族的后人已经延续到了第六代,分布海内外,“无论身在何地,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:希望祖国繁荣富强。这是我们这个家族的中国梦,一百年来没有改变。”

“我十岁那年,看见父亲被日本人打得头破血流”

黄璧坤是黄嵩龄的幼女。上世纪50年代初,她离开家乡广东,来到南京大学求学,后进入南京紫金山天文台,一生致力于我国的天文事业。

父亲黄嵩龄去世时,黄璧坤只有12岁。在黄璧坤的印象里,“父亲很威严,话不多。”

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不算多,黄璧坤印象中特别深刻的,是发生在她10岁那年的一件事,“抗战爆发后,父亲鼓励我的哥哥姐姐上战场杀敌。广州沦陷后,他带着母亲和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避居香港。日军人侵香港后,父亲又带着我们回老家。当

时,从香港开往广州的轮船分男女舱,但因为父亲已是71岁高龄,于是10岁的我便陪父亲在男舱。轮船抵达广州,上岸时,乘客携带的行李都要交给日本人检查。我们携带的行李被对方看中,要拿走。父亲就和他们理论,对方夺过父亲手中的铁拐棍,对着父亲照头就打,父亲受伤,鲜血直流。”那一刻,在黄璧坤眼中,父亲就是一个极度衰弱的老人,“我从来没有把父亲和晚清至民国年间的那些大事件联系起来。”

2004年,已经73岁的黄璧坤,告别天文科研工作,转而致

力于家族史的研究。

“我的儿子郭彬很支持我,到全国各地去搜集资料,也和香港、台湾、美国的亲人取得了联系,通过各种方式完善我们家族的资料。在这个过程中,父亲的形象越来越完整。我对我的兄弟姐妹们,尤其是我的哥哥姐姐们,从前只是大致的了解。经过这十多年的研究,对他们的了解也越来越多。”

8月3日在广州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开幕的“敦家风 济国运——黄嵩龄家族百年历史展”,便是这十多年黄嵩龄家族史研究的一个总结和回顾。